

天
香
閣
隨
筆

天香閣隨筆卷一

江陰 李介

介字

余友湯仲曜於己丑臘辰游蘭江題詠甚富有浪游集
二卷余爲之敘後仲曜削髮于大雄易名遠遁予恆珍
藏其稿偶爲一友借觀遂失去獨所撰浙江游記尙在
舟行十九日抵杭之北關是夕雨明日予與方十七徐
仁一冒雨至江頭過西湖歷湧金錢塘諸門湖上桃李
俱無南北兩山松柏楮伐殆盡湧金門外一片瓦礫舊
游之地今皆不可識矣過南湖歇擔入山店飲酒甫出

門風雨驟至仁一避雨簷下子與十七進湖南淨慈寺
十七戲數羅漢輒錯亂不能舉予時微醉起行羅漢前
彈指云諸君閒坐有何功受人閒供奉餘杭山賊殺人
恐汝亦坐不定也因大笑出殿門冒雨至江頭主人接
見甚恭蒼頭亦解人意立取溫水濯足進茶點又送火
爲逼熨溼衣主人置酒樓上適潮水大至子推窗看湖
閣樓下人云今年臘月二十潮頭猶高一丈大是異事
時天已晚晴越中諸山翠色入座因誦及山川重秀天
地再清之語不覺起舞次日天色晴暖如二三月江頭

小兒以竹枝簽蠟梅置花籃中賣花聲徹樓上予下樓
獨行江邊江梅亦半吐故事客貨雖集江船未便則諸
客商皆食宿于主人主人款洽不倦時蘭陰貨物阻北
關不得進而江船亦未到予得以徜徉江頭凡三日焉
江頭酒佳又不甚貴予時一飲諸樓中醉則臥于瀨上
兩傍觀者輒相語爲顛子云二十二日晚上江船明晨
舟人解纜掛帆行十餘里始覺急起披衣推篷出視見
舟方東行予心甚疑因問舟人桐廬富陽在臨安西而
今舟行反背之何耶舟人謂君無言少待當自解耳予

下艙盪櫓畢而舟更西行矣浙江之源有三一自新安一自三衢一自婺州三衢婺州之水會于蘭溪北下與新安之水合總會于睦州然後過桐廬經富陽下臨安而歸于海方水之在桐廬以上也不過或折而北或折而東耳至富陽臨安之間則有若折而東復折而西形如之字矣浙江之得名其以是與江旁兩岸皆山一水中貫富陽而下其江面之廣有十餘里者有八九里者其狹處不能得半也桐廬以上有二三里者有一二里者有不及一里者而廣處亦常倍焉江自新安三處而

至走數百里入臨安合山谿之水自上而下勢如建瓴
然非大流之歲則江波平坦舟行無泝流之苦惟逆瀨
而前則稍爲費力耳富陽上下無瀨也至桐廬爲一瀨
桐廬以西爲一瀨近七里籠爲一瀨出七里籠爲一瀨
自此以上淺瀨甚多不能盡紀每至一瀨舟中人輒起
佐篙其老弱則上岸使舟輕易過瀨淺處不過二三十
步多或至五六十步而止過此則平流矣方過嚴州瀨
舟中人皆上岸牽舟而行其在舟中者則把篙佐力時
瀨水迅駛舟不得上諸人皆號呼不已唯一休寧人端

坐不動予方理頭心不平急起持篙方十七阻予曰予未習水子謝曰吾幸獲與同舟公等努力而予袖手獨不愧于心乎于是休寧人亦變色而起各把一篙須臾淺瀨過焉蓋舟行浙江者逆流而前則捉力於瀨上順流而下則顯計於潮頭浙江之潮自龕山縉山而來奔流噴激勢如怒馬昔人所謂十萬軍聲者也每至秋夏之間朔望之際潮頭高者如山立焉江船東下適遇其來當此之時心目交趨手足相赴舟師之巧於斯見矣土人云潮汐奪流而上近至富陽而同遠至桐廬而止

以予觀之富陽桐廬未嘗有潮也何也浙之上流三路俱發地勢高懸水復有力海潮自兩山來行百餘里至富陽界強弩之末勢不能相敵亦廢然而反耳而江水自富陽而東遇海潮至下流反高勢不得行又不能中止則倒流而回土人遂謂潮至富陽桐廬而潮實未有至於此者也故臨安江西之水皆明淨如鏡可鑒須眉焉人知浙江爲東南之形勝而不知爲吳越之奇觀自一二客帆漁艇而外未嘗有橫畫舫于烟波負奚囊于邱壑者今世之騷人墨士不過侈談西湖耳夫西湖有

南北山之擁翠焉有兩高峯之停雲焉有蘇隄之桃李
焉有湖面之芙蓉焉山頭有保叔塔焉湖中有湖心亭
焉朱闌畫槳暮布于雲霞烟水之間禪房道院星列于
巒光潭影之際故南北之宦游四方之客履皆繼繼于
此以予觀之西湖雖勝非浙江匹也始予舟過桐君山
下一祁門老人亦同舟時迴巒揆翠曲嶂摛青雲氣蒙
籠波光淡蕩孤鶩浮沈于水面羣鷗繚繞于沙頭老人
指謂予曰君以此景爲何似予曰此有脚西湖也老人
點頭久之蓋西湖不及浙江者有六西湖南起吳山北

畫孤山而缺其東以杭城當一面焉非得已也浙江四
山接抱一水悠游天設畫圖不假人力此西湖之不及
者一也西湖之山位置一定雖人工巧妙亦不能移南
北之峯爲東西之嶺也浙江之山屢變而爭奇每遇一
折鼓枻而前則山非向者之山水非向者之水矣此不
及者二也蘇堤之桃柳華而不實若夫桐溪口水之間
兩岸江楓蔚蔚蒼蒼少者千百株多至數十頃微霜初
落秋風乍來丹黃交閒青紫相陳布宮錦于江湄展畫
圖于山足及夫風高霜老虬枝見霜葉去而落其實爲

膏炬之用者又不可以數計此不及者三也西湖近城
市販夫賈客摩肩接袂車鬪塵生浙江在萬山之中懸
隔千里自非幽人逸士不登子陵之臺訪方干之谷此
不及者四也西湖之勝白公創于前蘇公繼于後而梵
宮別墅以次而起然湖岸易于崩塌湖濱易爲葑田兩
堤之花柳易于凋謝而山根之樓臺亦易于朽落非若
浙江兩岸綠樹刺天青巒層疊金錢不費終古長新借
笙簧于過鳥託絲竹于飛泉也故西湖有十年之盛衰
而浙江無百代之休戚此不及者五也西湖之魚大者

不過數尺澹而少味又湖水力弱取以釀酒不能久置
浙江之魚尋丈味厚而不腥金華之酒名擅天下此不
及者六也若夫擁帶臨安控制甌越縉雲之木十圍百
圍沿江而下避牽挽之勞雁宕之舟千石萬石傍海而
來就風潮之利金處之兵朝發而夕至徽巖之產不時
而直下孫吳以之抗衡蜀魏六朝以之圖制中原錢鏐
以之保境和民作東南之望聯江海之交則人固有能
道之者不俟予之贅也豈若西湖彈丸之地客帆不接
食貨鮮通不過六橋奏絲肉之音湖舫置鉛華之女爭

奇淫之巧爲亡國之助哉惜也予得于此江之日淺而
又與詩文之緣澹未能濡三寸之毫展尺幅之素一寫
此江之神奇而繪其生動聊存大概以貽臥遊之徒云
爾

古菴先生邵重生隱居飛來峯下隨身唯一妾泚澣炊
飪之外則抄寫書史執勞兼役絕無怨言此不特白家
楊柳所難恐劉伯壽之二草亦不能及也昔淵明尙嘆
室無萊婦敬通每恨家有悍妻妾奴僕類也乃能相主
成其高隱如此

古菴先生著西湖志搜摭四十年稿與几等片碣隻字
一草一木無不收錄聞未版行惜哉

武林嚴印持先生詩蕭疎自喜大有物外風味其遺友
人乞豆詩云叩門倚牆立豈花香出園入門不數武紫
花羅前軒逍遙蔭花下煮豈開清尊年衰苦脾鈍白扁
能加殮兼之善解醒百罰任所吞何必羅官庖馥馥風
味存何必兼法醞淡淡古道敦今日醉且飽且得閒心
魂故人省予嗜言豈正爾繁得餐更來取信彼朝與昏
老饕聞之喜毋乃復爲煩君豈合有盡君情難可諉眼

前指奚奴日遣捶君門卽事詩云病魔日夕成吾懶春
晝如年只下簾飢帶三分脾較醒倦教至再睡方甜高
簷下鳥窺攤藥塵几牽絲閉卷籤清福難消多兩事吟
詩作字獨湛湛晚更名缶號廢翁錢牧齋序其詩比之
唐之羅昭諫隱謂昭諫當唐之季十上不第坎坷終身
嘆辨士之空籠惜雲英之不嫁誦其詩未嘗不爲之神
傷印持之不遇與昭諫同而其窮有加焉作爲詩歌往
往原本性情鋪陳理道釋然于功名身世之際蓋印持
意識通廣中年參雲棲老人悟卽心卽佛之旨故將視

宇宙如微塵等劫運于風雨而況于功名身世夢幻泡影之閒乎士不可以不聞道以印持之詩擬于昭諫其志之所存固未可同日語也牧齋之推論如此

常郡司理吳兆舉閩人也冷面慈腸信心而行絕無顧忌每出人罪雖上司嚴駁十駁十上必出之而後已江邑巨富金姓者爲巡方訪拏發府會審府公衆言之曰企某惡跡多端罪難末減公抗首曰此人無他罪人利其金耳府公色變此公素婪將大取于金懾于公而止然以其富也慮爲人讖雖知其枉不敢出公力出之後

去任金使長子贖贖銀三百餽之舟中請少備道途費
公曰彼時活而父公也今可私受而金堅卻不受贖乃
呼公僕授之金曰善爲我致于公另酬以十金僕出併
返其酬金曰不可致也贖取酬金納僕袖中曰此固而
物也僕曰吾主不受吾豈可背主自利亦堅不受吾每
見循良之吏有活民之心而民終不能活者不剛也剛
矣而掣于上下不得行其志者不清也公剛以行其德
清以伸其剛故信于上司化其家人公嘗自聯其堂柱
曰雖不能笑比河清却也要人防路哭嗚呼公之存心

可驗于此矣

順治二年乙酉避兵陳市因往顧山觀所傳梁昭明手
植山茶古本死久矣旁發一枝已巍然覆屋兵戈碎膽
何暇操觚作不情風雅事耶已丑過此登樓眺玩見壁
閒題詠甚多有崑山顧潛一律頗佳造化厚培何代物
崔嵬直與此樓高柯如蜀相祠前柏花勝劉郎觀裏桃
壺榼尙期他日到刊字予所改
原本往字斧斤聞說有人操叮嚀
地主勤呵護莫遣靈根恨所遭大抵僧不利有花小而
迎送之煩甚而呵斥是非之累故僧弱花緩死僧強花

立死比比皆然卽如勸忠寺之宋梅掩映蒼崖慶雲菴
之垂絲海棠半天紅雨因茲遭伐子和一律答顧君之
意兼爲寺僧解嘲遊人警目云聞說昭明植甚真孫枝
猶見昔時春廢興一物非無數呵護千年定有神狂客
醉呼湯般若惡奴狼踏瓦烏鱗激成斫伐由吾輩莫怪
山僧太俗人

予入楚界泊舟道士泐有山突然下臨回溜土人曰西
塞山也江流自巴陵會洞庭諸水下至武昌會漢水將
出此地賴此山障住水口故名西塞後閱陸放翁入蜀

記于此山下載張志和斜風細雨一詩不知志和浮家
泛宅于若雪之間乃吳興西塞山也放翁不知較量此
類尙多

武昌負山帶江對岸卽漢陽城城趾插入江溜武昌城
西門卽黃鶴樓在黃鵠磯上漢陽城外大別山則晴川
閣蓋得名崔顥晴川歷歷漢陽樹也袁中郎云晴川閣
與黃鶴分岸立盡會城之山川林藪朱門繡陌若爲之
設色者予登其上一望瓦礫山童地枯唯江濤日夜悲
鳴而已時好事者方作補樹文粘晴川閣

張獻忠破武昌悉驅城中民數十萬口入江中江水斷流數日慘哉賊也然賊獻亦有快人處其破衡州也有游僧百餘來投願入夥獻忠曰我輩勢成騎虎爾既皈依淨業又何利焉亦擁入湘江死之

廣寧既失遼東險要盡去議築城大凌河當其衝僉舉祖大壽往板築未完大兵已迫城下吳襄擁救兵不敢進城遂陷大壽被鹵某王知其世將甚重之與之鑽刀說誓命以固山管正黃旗事大壽進言曰某守錦州妻子俱在願歸舉城以聽命某王大喜命餞其行其下諫

不可曰吾既許之矣可食言乎大壽既行懼其追也由
他道疾驅果追之不及既至錦州會衆議其弟大弼先
鎮寧夏經略洪承疇以勦賊至大弼醉拳毆承疇被疏
罷歸錦州乃謂大壽曰吾屬世受國恩奈何獻城□□
遂定城守計而飛章上聞□□大至圍未合大弼欲乘
其未定衝擊之大壽曰吾衆少藉以拒守待救兵此萬
全策也兵不果出圍日急朝廷命洪承疇爲經畧簡九
邊十三路大總兵督精兵二十萬出關往援大兵□□
圍錦州已三年聞之□□將解圍去輜重先發承疇兵

至營于呂洪山某王登山望其營謂左右曰彼以數十萬衆而團聚一隅可破而走也乃伏兵于南而英王率銳騎直衝上山時承疇大兵樹木柵中列火器唐通督前部所練火器百發不絕者英王一騎先衝至柵下下馬肩開其柵卽馳入火器皆不及發營中大亂承疇皇遽不知所出謂諸將曰若自爲計乃各奔吳平西將從西大路奔所親柏總兵曰大路烟起必口伏兵也蓋從而南南則寂然平西曰君未悉敵虛實乃俱西奔奔而南者遇伏多死獨二總全部歸柏乃服大兵肉承疇去

承疇愛將曹變蛟從至凌河謂承疇曰可以死矣承疇
不死變蛟乃扼吭而死變蛟西人文詔姪也驍勇能臂
上過車在關西殺賊有功爲承疇所親愛常與人博以
乘馬償所負承疇爲贖還之城中間承疇敗皆喪氣大
壽自刎衆救止某王曰若以城下子不若仇也及開門
待大壽如初白眼狂生曰承疇竟不知兵當是時□□
□□□□□□□□□□□□兵出山海竟渡山坳直
指瀋陽置兵死地則人自爲戰□還兵自救則據便地
設伏以待□則□□□□遼地可復而錦圍自解矣卽

不然以我銳師鼓行而前口口口口內外合擊口將奔
走之不暇不知出此聚數十萬衆于一隅立柵置礮示
之以弱自敗而後人敗之也乙未承疇經畧雲貴駐節
長沙閩傳爲定國所獲予獨以爲不然人問何以知之
予笑曰以醫知之語云學醫人廢又云三折肱知爲良
醫遼左之敗兵將俱盡身復被擒人廢矣肱折矣學至
於此醫必良矣客笑而退

承疇蒞任未幾李定國攻圍肇慶林李劉謝四將兵出
辰州承疇使遊擊彭世鼈知府張雲龍脩造長沙城加

高數尺催督至再後聞定國敗始下令罷其役昔子常
城郢沈尹成非之以爲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
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幸
而敵人無遠謀耳使知承疇懼而城潭定國出兩廣而
可望督精兵順沅而下越洞庭泝湘江焚舟登陸據其
腹心則支體自解□□□□□□□□□□是一舉而湖
以南去矣由是觀之承疇雖人廢肱折而醫猶然不良
也

梁谿馬君常先生死甲申之難二妾皆從吾邑黃介子

先生以詩弔之恭惟甲申歲三月十九日思宗烈皇帝
聖躬殉社稷侍臣誰死之吾友馬文節嗚呼此一時天
崩厚地裂羣盜胡爲者末微同蟣虱出沒不可常隨風
恣飄忽兵法故茫昧所長惟閒謀詭稱仁義師黔首爲
誑惑守土乃倡逃甚者或從賊秦關天下險烏鼠于焉
穴塵沙暗汾晉瀕洞連王室翠華恥蒙塵蓬跣誠激烈
煌煌念百姓千古悽以惻未是無心人誰能不沾臆有
軀皆可捐况乃蒙祿秩人倫靡古今天道有順逆生者
牛毛繁死者鱗角特覩顏人世閒多至千三百殉君十

數公文節蓋其一自傷忝侍從羣盜至此極主辱臣罪
死主死臣敢活五拜十號呼一叫再流血平生簡書畏
命畢猶奉敕不獲把天衣生與堯舜訣庶幾帝左右仍
載螭頭筆轉身南向拜哀哀孺子泣豈不懷老母王事
有倉卒累月書信稀世梗道途澁從今遊子魂遄號長
遶膝老僕牽衣諫忍志倚門夕慷慨語之故忠孝本一
轍臣節旣以虧子道亦云缺矧子太夫人匪伊常情測
顧爲滂也母軾母常教軾去去勿復言吾從朱絲直侍
妾羞瓦全卽時碎雙璧聖母偕聖君爭光日與月烈女

殉死士比潔冰與雪人生無百年均化爲異物流芳與
遺臭顧所自樹立甯無切雲冠俛焉愧巾幗誰哉著柘
黃羣然舞袍笏或出自西門低頭氣塞默耳畔笙竽吹
眼前杻械列出其東門者揚揚甚自得騎馬類誇官逢
人卽噴喝明徵理浩蕩高靈晝昏黑識字徒羨新翻笑
死者拙一朝爭勢改神器正南國至尊念公詩涕泗袞
衣溼易名不須與千秋許廟食當時反側子翩若猿猱
捷身解完肌膚重足草閒匿驚魂飛不定悲風謂鳴鏑
辛苦賦歸來疎網復見及乃知物性異貞脆莫能奪君

親隨南難壯公臨事決天柱未應墜地維未應絕安得
不生公砥柱此蕩滄浮萍鄭廣文茂松蘇司業天寶舊
齊名靈武遂區別宿士磷且淄使人疑翰墨自公騎列
星斯文舊湔祓側聞旅櫬返願言與執紼并執孝子手
少暹撫孤責其如衰病身伏枕艱難歷上感先帝逝遺
弓委荆棘下憫萬姓冤莓苔生白骨中痛吾友朋尸冷
臍內熱大慙尙戴天夜臺未交睫商雉行人少青徐去
鳥疾遙傳幽薊閒口口口口盜賊鼎中魚咸秦猶伉
息願言行荷戈介馬夜馳突力每與願違飄零慚管葛

徙倚日云莫慘淡雲墨色霓旌閒翠羽快劍森長戟倘
是先帝游我公扈清蹕

王雲岡鎮江人以弩名客居江邑乙酉之變兵至城下
死於弩者無數城破逸去王善製弩有求弩者相其人
材力所宜授以弩并授以射法意所欲射百發百中不
經指點雖得其弩無用也有人受其弩與法發不准請
更王乃援矢起命物而中矢矢相屬一撥之閒其人乃
悟唐時潤州弩手在太原上今猶有人得其遺妙如此
陝西同官縣壁杜子美曾題詩其上今止傳二句縣古

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同官鄰白水定避祿山亂至其地者此雖吉光片羽要當表出與世共寶之

予自江右入浙過鄱陽湖進舟上饒江所歷安仁貴溪弋陽廣信玉山諸郡縣入其城大都不過數十家而江中行舟竟日罕見惟一徽人舟行泊相依因言康鎮將者河南人日率健兒入村落繫鄉民以歸指爲山賊屠掠殆徧廣信一府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余以業鹽持引穿橫卒而過無敢呵者入貴家大族皆閉門圍坐待死得吾升粟抄鹽則大喜唯吾所欲

而不較予聞此言也掩耳急去時甲午八月

康副將移鎮袁州其侍妾皆廣信所掠者因謂之曰爾輩有親戚欲歸省者可自言羣妾喜欲歸者三十餘人皆令治裝上轎發三十里封刀授健兒取首以驗

登州徐偉明末起兵據有其地時左懋泰亦起兵萊州以故紳自雄欲部署偉不爲下因圍之文登偉急請救于青州一寨主雅與偉不相知識卽選壯士六百晨夜進直薄懋泰壘擊之懋泰十萬衆皆辟易遁去

梁谿鄒公履放誕自喜詩與字皆奇妙嘗製紙衣冠以

標異其父學憲公造園惠山下橋于澗上榜曰墮履處
蓋取黃石試子房故事也後公履爲人所殺屍正棄其
處

隴頭流水歌古詩中僅傳其隴頭流水二絕子閱鞏昌
府志得一首云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得語舌捲入
喉妙過前篇而古本不收何也

祖寬夷種幼爲祖大壽所得使之牧羊羊數百羣終歲
無一失者及長驍勇善戰大壽嘗獲敵俘問口口畏我
否曰不畏然則口孰畏曰畏祖寬

大壽守錦州城陷被虜其子二錦衣在京懼有不測之命遍兌黃金賂周延儒問以保全之策周俛首數日報之曰得之矣請纓可時闖獻熾甚遍躡中原川廣上日夜焦勞思滅此朝食而當其任者輒遷延推避聞此大喜如其請周之善揣摩君心者如此

江邑城破後人見萬壽岡上髀縛一婦人被叢箭死子友湯伯蕃作一詩弔之有意求全不自全牧羝蘇武反安然未知當日將何法激得驕兵箭上弦

邵貳公徽人賈吾邑有膽勇善射大兵入境慨然率吾

邑人直抵夏港發二矢連斃二人回顧無一人在者因
反走後欲以兵法部署予邑人羣噪而下之獄城守事
急出之併力堵禦大有功焉城破被獲不屈而死

鞏昌府城西七十里有首陽山古首陽縣在其下進五
十里有夷齊祠後人專指蒲阪無人齒及此者萬厯末
邑人楊司農恩著首陽辨力言其非斷以鞏昌首陽爲
夷齊餓處會分守朱燮元主其說倡資興復故迹煥然
矣當是時夷齊辟紂歸西伯至武王伐紂叩馬而諫武
王東出夷齊西遯理蓋有之子錄其文以示好古博雅

之君子惜其文未遒欲稍節之未能也首陽山其名最
古中古以前一首陽耳自孔子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
之下其名遂與五岳爭高然語不著所在後世好奇之
士爭欲私之尋聲傍影指點紛然說文以爲在遼西劉
延之以爲在偃師馬融以爲在蒲阪方輿勝覽以爲在
隴西曹大姑著通幽賦亦云在隴西莊子云北至岐山
西至首陽故索隱以爲在岐山之西寰中遂有五首陽
後來不知何時崇祠失于考據斷以河東蒲阪者爲是
卽其地祠而祀之今相因弗絕觀場者翕然信耳以爲

此卽夷齊餓處他首陽皆廢矣野史楊子曰河東之首陽非夷齊餓處也然則何者爲是曰隴西者爲是何以明其然是有五可證焉夫考古者唯經河東首陽不經見史稱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鬲鄉原註山在蒲阪止名首山不名首陽禹貢曰壺口雷首至於太岳注者曰雷首在蒲阪南止名雷首不名首陽春秋傳曰趙宣子田於首山止名首山不名首陽使蒲阪者果爲首陽何爲經史俱不注以陽字也惟唐風有之而毛氏通考則曰采芘乃秦風之首悞收唐風之末篇次相連而錯簡

耳亦以首陽在秦不在唐爲斷此可據明甚乃安成劉氏注唐風求首陽不得以意度之曰卽古之雷首夫雷首可以爲首陽耶不核實以證悞而反曲解以就件宋儒之陋何可據也書曰道渭自鳥鼠竝峙昭昭若此書首陽縣縣以山得名今首陽與鳥鼠竝峙昭昭若此書經孔子手刪計必不誣傳爲漢儒所作去古未遠今舍經傳明書之首陽不信而猥以首山雷首當之奈何不信孔子而信劉氏耶此一證也又論世者原心衷不嘗辟紂乎不居紂土而居北海之濱意在遠引可知茲

既以恥食周粟而去則周地何處非周粟亦必遠引其
心始安蒲阪去豐鎬不四百里固周之畿內地辟周而
顧居畿內不食其地之粟又食其地之薇薇與粟奚擇
乎此不通也隴西古西羌地至周孝王時始封非子于
秦開天水郡則周初尙未入版籍夷齊固樂居之此一
證也又徇名者責實夷齊之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
矣是明言山爲西山也蒲阪之山何所據而稱西山堪
輿大勢太行爲北山據周都爲東山據蒲阪爲南山非
西山而云西山夷齊豈不辨方隅者耶隴西在天地之

西首陽又在隴西之西顏師古亦云登歌西山當以隴
西爲是斯所謂登彼西山者矣此一證也又論名者稽
義山名首陽其義何居以居羣山之首陽光先被耳蒲
當輿地胸腹之間不得言首又負坎而立亦何得言陽
卽稱山南曰陽亦蒲之陽耳首陽云乎哉不過以雷澤
發源爲雷首中條起處爲首山於首陽無當也天下之
山自昆侖來在北戒者隴上諸山爲頭頸終南太行中
條值胸腹醫無閭爲尾隴西地高山峻與東海對立相
望曜靈出海陽光首被斯命名之意也又一證也又聞

聲者稽實夷齊採薇而食是山有薇矣今蒲阪首陽薇所不產每致祭則取于他所後來好事者每或移植之亦復不多地氣然耳隴西薇蕨徧滿山谷土人以之代食且儲以禦飢賈人轉販江南京師者皆隴山產又一證也且其地原有二賢祠今雖頽廢而雙冢屹然見存夫是數者有一焉亦足以明此是而彼非矣况厯厯若此乎祇緣近代以來隴西人文湮鬱著述鮮少遂爲河東樓取更千百年人無拈出者夫樓不樓亦何傷忠孝節義天下之公論賢人君子古今之共師吾而誠有志

乎千古猶旦暮萬里猶比鄰河東隴西孰非我闔在此
在彼豈暇深辨但以神之享祀必顧其安而祠之安神
當求其是二賢之神遊于隴西今時之祠舉於河東謂
二賢入周畿而歆之乎是當千百載猶飢也可哀也當
道君子誠念此而興復遺跡表章崇祀比之河東世世
不絕俾二賢者生雖爲殷周之餓夫沒不爲若敖氏之
餒鬼則二賢之心白而風化所關非小也斯區區所以
致辨之意矣

子寓居陝之三原自冬徂春與揚州崔閻修唱和甚多

雪中和東坡韻分得八首其春初詠雪二首甚佳予不
及也連翩簷底避飢雅萬里塵飛碾素車夜半黑窗疑
映月春初枯樹忽開花墟邊犢鼻難收市江上漁蓑不
返家最是客程愁欲絕行行迷失路三叉百草萌芽出
地織東風舞雪滅威嚴開懷共擊烏烏缶撥悶還歌昔
昔鹽萬里逕平封葑屋千山頭白擁樓簷只憐鄰婦慵
開鏡抹粉頻呵凍指尖

秦中梅花絕少有一種梅瓣而桃色者曰山桃花亦開
在春初雪中豔甚故予和坡韻有山桃寒重亦能花句

昔戴文進寫紅衫釣雪圖未免著意惜不見此天然妙景也

無錫華鳳超以部郎家居大兵下江南卽閉門不出已七年矣其從子婚偶一登堂鬢髮宛然爲奸人所首撫院下縣捕之時傳聞甚闕子姪勸其薙髮以免禍不聽縣官捧檄至勸其少薙卽可報命又不聽方巾使服隨至姑蘇撫院姓周雖暴頗訝重之傳令薙髮相見出纓帽口口并薙具至客館終不聽衙卒擁之入脇之跪不可擊碎其膝下之獄解北死其從子聞一慟死息痛夫

亦自經矣

李定國始封秦王秦王孫可望所欲封者也怒甚入朝
詰議者使人刺殺首相嚴于是秦王歸可望而定國改
封安西矣定國兵三萬頗精練盡心于永曆可望則擁
三十萬衆當雲貴之門戶有逆意甲午冬永曆密敕定
國來安隆護駕中途爲可望所獲可望又怒甚僇大臣
數十員兵部雷振福憤其跋扈疏其二十四大罪上之
歸而自縊死先是壬辰春永曆大舉出師兵分三路可
望出辰沅定國出桂林撫南王劉興秀出保寧可望破

辰州止兵不進興秀爲平西所敗死者萬餘遁歸成都
獨定國銳甚定南王孔有德遣驍將率師禦之一軍皆
沒有德懼議明晨出兵扼險以待而定國已至城下城
中將士有應之者有德倉皇自焚死部下皆爲所鹵定
國下全州長驅直抵湖之衡州府衡州鎮將續順公沈
永忠有兵三萬聞定南王之死也棄城宵遁長沙撫院
金廷獻扁舟載其家屬出洞庭沿長江至邠州避焉于
是監司以下遁走一空兵鋒未及千里無人矣定國駐
師長沙半載日俟西師無應者兵遂不敢下當是時永

天香閣隨筆卷一
三
口口口

明春子至楚長沙人皆言定國兵律極嚴駐師半載居民不知有兵入市輸買定國所將半爲獾猓狢狢雖其士官極難鈐束何定國御之有法也予又聞癸巳定國復攻桂林廣南出象古以之戰定國以之攻城桂林城門爲象坐開城中皇急以火禦之得不破軍營城下營中寂然無聲明日銃三聲師盡撤矣城中猶不知二日發馬往探始知在象州歇馬紀律如此可稱節制之師故能以三萬之衆出入兩廣長驅千里口口口口口口

然恃其材武連年攻戰不休有敗道矣此兵家所戒而定國不知何歟以古論之定國其姜伯約之流也天不祚漢伯約何爲焉

定國之敗於肇慶也洪經畧使人持檄招之不從因躬率大兵進討將乘其敗而甘心焉終不能得先是定國舟載器械攻具順牂柯江而下水陸並進攻肇慶府肇慶介兩廣閒廣東有平靖二王廣西有線伯有總督兩鎮督撫標下及各鎮將皆不敢進會朱馬喇統口口大兵而南原議贛州養馬三月朱老將知兵至贛州聲言

養馬而陰選勇士口口口兼程抵新會襲破山口守兵直臨定國營連戰二日定國大敗時定國營牂柯江北使周金湯高文貴合師營江南金湯見定國敗燒營夜遁定國麾下死降殆盡餘不滿五千朱台兩廣之師追至湯園不能得定國而還

戊戌夏每夜村落有怪如狸入人家作橫爪利甚專傷婦人家家鳴鑼聚守徹夜不寐由武進而至無錫與子邑月餘始息偶閱朱國禎大事記萬曆壬午湖州烏鎮亦見此怪每夜火光遍燭中有甲士揮戈狀鄉民呼嘯

啼哭聲震天經旬廣數百里有黯者見小舟中有人翦
紙作人馬長數寸報捕之隱形矣嘉靖三十六年亦然
自杭州過紹興直至寧波有黃冠賣符於市捕之其妖
乃息

劉振凡先輩博學善劍舞爲人剛直有戇趣爲諸生祭
酒三十年餘及貢而卒常訪友人方克敬值方繞堂念
佛呼之不應乃連呼十數聲方怒曰何疾遽如是曰吾
呼汝十數聲而汝怒汝終日呼佛當何如方亦爲之嗚
噤君之淡宕詼諧皆此類也

楊中湛爲部郎鄉人有以白糧役至京者叩門求見中
湛欣然具酒醴召諸鄉人宴待之明日令長班持帖往
各衙門代爲輸納事畢不費一錢後曹子玉在部役者
希風往干子玉授意收糧官身爲之居閒中分所勒且
陽示德色而迫其酬金鄉人大窘稱貸而歸數年償之
始足卽此一事而二人之居官可知矣

淨慈豁堂和尚工詩與書畫性喜游覽嘗畫一漁艇于
竹樹下曖曖漠漠烟水一灣題一詞其上來往烟波十
年自號西湖長秋風五兩吹出蘆花港得意高歌夜靜

初朗無人賞自家拍掌唱得青山響

學使駿曾歲試予邑童子得黃子心卷喜甚拔置第一子心方垂髫其尊人則邑中名士介子先生也駱公因以孫女配子心成婚之夕燈燭交加自學署接其舍焉亦一時風流佳話也

江邊鵝鼻山下有迴溜秋風起鰻魚下操網于此比他處利十倍相傳東門外秦氏祖與人爭此宕官不能斷乃熬桐油置銀錠于中約曰能赤手取者世有此宕秦氏祖欣然下手銀起而手隨隳矣迄今爲秦氏世業人

莫之奪

楊閣部嗣昌之討賊也天子御平臺作詩寵其行所以屬望之甚厚楊亦慨然以滅賊自任時闖逆縱橫陝豫獻忠鴟張楚地曹操過天星關索出沒兩川其他股落尙多楊開督府襄陽三年闖陷汝雒操破川中諸縣我兵猶然尾追團聚一隅而獻賊由閒道以十八人襲破襄陽矣跡其致敗蓋有由然觀萬元吉之序籌軍錄可以見當時之失策云元吉幼弗敏軍旅未學武陵楊公授鉞專征急于將伯是助己卯十一月自襄陽遣一介

至永州持郵符見辟子封還郵符辭以封疆大役不敢
冒昧嘗試亡何楊公悉索見任閒廢多人列疏上請乃
命元吉解永陽司李量以評事護軍仍有旨勒限赴任
先是楚直指楊公薦余考選撫軍方公薦余堪任武昌
兵巡兩疏俱下部楊公銜子封還郵符之嫌欲示裁抑
故其題疏云臣在京在外諮訪才能稱本官堪任監軍
道者十人八九但推官資淺遠難陞道亦乞加部寺一
銜赴臣標委用蓋明破武昌兵巡之薦也予念楊公之
辟可辭君命不可避引往役不往見之說自處于是以

庚辰閏正月自永州募湖南殺手以行湖南殺手精者
善用鈚頭鈚頭與旁牌相類稍狹而厚橫有柄可持能
支敵馬與箭我兵鎗弩藉以爲捍曩戊寅歲臨藍寇起
合兩越虔南之師討平之黨羽實未能盡至是俱願充
督師健兒以示湔雪予捧督師檄精簡嚴核得一千七
百人餉犒訓練必躬必親從衡湘泛洞庭泊荆沙所至
秋毫無犯三月之望楊公劄節抵荆門點閱當意所用
金錢悉具疏奏明予以是役始得識楊公面公詢人才
孰可用予舉成御史寶慈對予與公初相見不直則道

不見故且直之公亦改容聽受但不能實見施行而已
四月從公駐夷陵蜀備單薄警報狎至聞公有憂色子
上高勸公親詣夔門大振軍聲適公枉顧屬子代行且
齋御前賞銀犒閱子以五月初三日至巫山曹過七股
亦以是日破大昌之巴霧口直犯夔州山背會秦師賀
李二副將楚師張副將及汪參將各以追勦獻逆麇集
開縣子乃冒洪濤以一葉試于灩澦如馬如象之時兩
日夜至夔與蜀撫邵公檄催主客兵迎敵之蜀中主兵
素有名浸假濫觴極脆不可恃又多子虛見敵卽却幸

賴秦楚各將夾持互用曹過七股先後俱殺轉折入
公十申羅網之內曹過之爲賊也雖號稱七股惟操
而猾過擁衆稍多二雄氣力相倚在上下田涂諸壩爲
我所逼欲返楚中時值巴霧水漲不能渡遂閃我兵空
處復突襲之半耳山犯下關城子與邵公守東門嚴檄
各兵分走閒道出賊前阻賊秦將賀李由原路堵尖山
關楚將張汪及主兵由雲陽堵淨堡江口曹將在下關
因酷暑人盛山谿奧窄議以兩路取道至開甯會師曹
操率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鶯爲賀李連敗于馬

溺溪遁轉大甯之小嶺子過天星率關索偷渡淨堡楚
將及主兵追至新寧達州屢北之過天星與子所遣降
將第國安洒淚乞撫猶豫未果然子閱其來稟語反正
之志甚決上書楊公屬左師迎機解散之二賊卒降今
降將惠登相王光恩是也初獻逆自瑪瑙山敗後精銳
一時瓦解止攜驍騎千餘自隨逃楚與歸間子在蜀追
殺曹過上書楊公宜乘其新敗屬左帥及京楚各兵進
師合圍楊公爲山寨諸生所賣外以一二零賊報功而
內輸兵情于賊且待鹽米零雜接濟挾其重資賊以此

得休夏山中養敗爲銳有整十萬黑雲祥者自歸州就
撫部下諸賊多抗暴不肯附復相率而投獻逆黨與稍
衆歸巴將士更以輕敵挫劔獻逆遂得進據蜀界將圖
闖蜀蜀主客兵盡往開達追殺過關撫軍止遣孱旅三
千人付子鎮夔門曹秦五股潛據大甯獻逆復窺蜀界
子百計支吾遣降丁入曹賊營招降賊約入楚親詣楊
公乞撫然操係老賊香油坪之役戕殺楊羅二將疑我
不赦適京楚兵在豐邑坪搗賊得志小秦王金翅鵬諸
股相率投降曹賊見事急遂與獻逆合夥牢不可解矣

二逆既合夥闖蜀之志益決蜀主兵分守隘口楚兵張
汪二將自己霧口營土地嶺日待賀李分道進攻賀李
諸部皆降丁雖驍勇能殺賊率進止自由不可繩以常
律賀在開縣報推平賊將軍復報留左供職先是楊公
入軍時因左帥戰沒關防請上鑄平賊將軍印佩之後
以左倨強密白中樞用賀代之既而左帥有瑪瑙一捷
又極爲諸降所擁戴楊公度未能動復飛章留之改賀
另用富獻之敗也使得一大帥秉執忠勇倡衆先登可
以縛渠生致闕下乃左以推新懷鞅賀以留舊灰志是

以一平賊印而失兩將之歡心也故賀李之兵自開縣
噪還予百計爲楊公畫策終不可挽請公以強兵一旅
自蜀壓賊書十數上不聽張汪兵僅三千新增胡總統
所募三千皆市人驅戰在土地嶺月餘賊窺我虛實竟
爲所敗予猶率將士臥薪嘗膽代蜀守隘與操獻對壘
而營多遣降丁招降操賊獻逆恟疑遮曹賊恐降以故
不敢近予所守隘口乘馬渡無備遂襲破之馬渡將破
前一日楊公親詣巫夔督勦予力勸公攜左帥自隨以
盡賊爲主先是操過二賊最相親比過就撫後獻逆日

令人恐喝操賊云過某雖降閤部已解京獻俘矣若楊
公肯依子說攜左帥自隨使過某于陣前招降操賊操
賊必降則獻逆自孤楊公以爲賊必入秦止屬子往巴
達選銳尾擊欲身督左帥回楚辦狗革及賊已渡昭化
踰劔閣直犯川西予又力勸公當用勁兵遏賊歸路用
主兵護守西南一帶城池而用奇兵逐賊使不得安坐
飽食書數十上不報及子兵抵安岳聞客兵皆深入
內地擁擠一隅歸路盡空再上書條畫力言不可公批
荅悖悟子自是矢不復言兵事已心知賊得勝算矣賊

走瀘州止有一路出立石坵可從北潰子方督兵遮擊不虞秦師于小市廂隔水而陳致賊折回原路予聞訊卽欲取捷道仍扼綿潼楊公日飛檄束涇諸將以爲距賊不宜太遠諸將嘆喏計無所出咸相約尾追又予所監猛帥舊部曲止六百人借用左帥降丁皆驕怯不用命逐賊四十餘日至開縣始及之猛帥及劉士傑先以百人挑戰賊勢披靡會日暮雨作諸將皆懼懦兵返走前隊爲賊所繞猛帥元子劉弁等俱殲焉聞楊公至是亦悔不聽予扼歸路之計然已無及矣我兵以辛巳正

月十三日與獻操開縣交戰十九日闖夔山之天羅寨
從夔城上望賊騎歷歷不滿數千人初楊公報賊入川
西始反前令調左帥由夷夔迎勦差使有某者給楊公
曰左帥已至漢中既慮已言不實又給左帥云賊必往
漢中于是左帥自襄陽往楊公調兵之使凡十九遣聞
左帥云昨歲若依督師令反旆與安瑪瑙安所成功乎
其往遂決以故左帥入漢中賊出夔門若巧相避者楊
公所攜多川湖步卒皆落賊後襄陽守備不設二月初
四日夜賊哨報數十人襲破襄城襄城人盡逃越兩日

獻逆馳至襄國主遇害遂由白馬渡而北蹂踐中原矣
予以正月十七日單騎至夔遣人至開縣敦趨猛帥收
召敗卒來夔扶傷弔死以厲忠憤將背城借一廿七日
猛帥與楊公悉至二月初一日楊公更屬子監川湖兵
三千下荆沙護藩三峽石尤大勁以初九日始抵沙市
卽聞襄陽之變十七日楊公亦自夷陵放舸抵沙市覓
醫于荆南巡使者至廿八日疾大作子與道府入視勸
令及早部署兵餉各務且引古人連呼渡河之事相勗
公重裘圍爐日視手顫卒不發一語三月朔日長逝于

徐宦之別業子身任護藩慮公逝後軍中必有變用矯
詔故事代爲收拾一一繕疏上聞華容孫中丞齋齋以
書白子謂楊公盡瘁王事例有遺表應便宜代草爲黃
宮端諸賢請貸地子荅孫公云公病篤時某力勸公子
以此啓公公寂無一言若今捉刀爲此此豪傑所爲非
先師勿欺之義也初六日四鼓公圍隨遼丁勾黨潛謀
縱焚稱叛子急就猛帥遣健兒盡數收捕付誅藩封以
甯幸得免于襄陽覆轍猛帥力也公未逝時寧夏兵三
千奉旨入蜀協勦衆議以猛帥麾下無勁卒屬子力籲

公選調來楚付猛討賊及公逝衆又屬予暫止蜀界已
經題知而蜀撫廖公具餉爲艱急欲遣之出疆予更謀
于楚兩臺使令就郢中與猛合營疏請比督師標兵例
加月餉有差條畫甫就緒而先太君凶聞至矣先太君
產自楚聞方公薦予分臬武昌欣得就養後見爲楊公
所齟倚閭過切感疾不瘳不孝之罪尙可勝言哉尙可
勝言哉自念予生平有介癖不能擇官而居猥以十六
年司理止因封還郵符之嫌監司一席巧相奪之彼軍
前纍纍無官而有官有官而速化者其資俸淺深爲何

如耶然予既以身許封疆自分吾守吾拙恥效營進老
杜出塞詩云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聊用自勉至于
有謀必告有告必正明知柄鑿終未忍渙忽以誤封疆
瀘州報捷楊公借口未遇賊見糾鐫級戴罪雖予昧不
可則止之戒爲是爲非公道終當在人也謹搜軍中管
窺諸稿摘其要者按月分彙梓成一帙以備憂時者采
擇焉辛巳中秋日南昌萬元吉題于茗次

子邑顧公諱言爲南昌守宴劉大將軍筵酒酣問劉聞
公袖箭命中而發何其妙也劉言此應急之技耳公欲

見之請一發爲公樂因移坐前軒使人掛一銅鑲于坐後數十步劉左手持盃而右手發矢向後擲之矢矢貫銅鑲而出十發無一失者昔蕭摩訶善覘齊西域胡并大刀十餘人出戰摩訶覘中之遂大敗齊軍公之袖箭蓋覘之遺製也

江邑破後學使署樓上不知何女子被害于此屍影宛然體側臥而髮植如竿絲絲皆見見者無不聳然昔永新趙烈婦死于明倫堂每陰雨則血痕畢露懷中尙抱一子愈刮愈見此皆英靈結成非偶然也

金道隱諱堡庚辰進士爲永歷御史彈孫逆廷杖數十
責戍金齒時瞿啓泉督師廣西留之不行孔有德破桂
林腸啓泉降不屈同張別山死獄中道隱上書有德請
葬啓泉有德義其請許之葬畢卽削髮被剃僧服東歸
自號澹歸今隱居廬山歸宗寺司馬張別山乃江陵之
孫癸巳子登金山讀壁間詩有無月可憐山是客有風
却爲寺留人之句
庚子三月廿八初漏有星大如斗光芒數丈燁燁射人
自東方移向西去

戊戌春予游虞山程公弦出其先祖諱宗撫夷圖觀之
西南風景歷歷在目蓋其時孟密與木邦爭地相殺朝
命公往勘因從畫工往備寫一路山川及夷人風俗每
寫一處公卽題詩其上詩頗清佳而刻本往往點竄不
類圖中所載俗筆悞人可爲三嘆

孟密本屬木邦宣慰使成化十六年孟密侵木邦地請
徑屬藩司內閣萬安欲許之二劉執不可曰此周天子
命三晉意也土官宣慰聞之誰不解體乃卽家起公往
勘公兩度南牙撫定而還南牙山名夷中之極險者昔

郭定襄登從王驥征木麓川有詩云險障南來獨滿牙
天分夷獠與中華萬盤山繞一線路百丈峯開千葉花
毒霧瘴烟相映靄鳥聲人語共咿呀停驂每勞征南士
莫聽猿啼苦憶家可以知其險矣然卒立孟密爲宣慰
故論者謂公受安意旨而何喬新撫夷序又極論其往
復開諭爲有功明事之未定大都如此

予邑北門外人邊江多勇而不好義惟陸賓崧以義聞
常入獄看一盜盜對之泣陸呵之曰男兒死則死矣何
畏也盜曰予非畏死但恨不見吾母一面盜與賓崧非

素交又非同邑偶于道途閒相識如舊慨然曰吾當保汝歸翼日呈縣縣公以大盜死旦夕不許陸懇請雖死不悔縣公亦爲之動乃召其家族十人復保賓崧過十日則代死而盜竟過江去十人駭然乃謀以術絆賓崧日輪一人徵妓歌呼飲酒高會十日不見盜縣差到門賓崧起身便行衆問之曰往就獄矣尙何言及上道而盜適至賓崧呵之曰何不養汝母而復至乎其好義如此

青州徐振芳一字大拙宏光初立從邱大將軍崧南下

左右幕中彘至淮安劉澤清謀奪其兵使所親柏總兵
陽爲好會而陰伏兵殺之振芳失所依挈家居安東予
丙申入秦過陝州店壁讀其題函谷關詩有云二陵風
雨天連晉六國旌旗地入秦高岑名句也振芳奇士有
膽智欲一暢其所爲悉不就秦歸竟死惜哉

山西張宗孟崇禎九年以進士令鄆時流寇遍關中焚
掠及鄆公聞警兼程閒道入率民登陴賊中宵遁公憫
小民望賊奔入城卒膏賊斧乃擇形勝建堡寨六十六
所每堡選參謀團練諸長給以令箭與棍堡得義勇三

百月三操多給火器總計鄉兵二萬一千餘而城中四隅築敵臺中心建文昌閣覘備所向由是賊破他縣而鄆不敢犯常一過城下公登城謂之曰爾知我有備乎曰知之借道耳公無我躡其爲賊所畏如此昔正德初年流賊劉六趙風子所至皆破許達令樂安預築城浚隍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下開竇僅容一人執刀俟餘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因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盡擒斬之後人作詩頌達以顏平原配曰平原太守樂安令公之此舉比于樂安

計盡愈周規撫愈大矣

矣未科文運剝蝕盡矣獨吳江吳日生英偉浩瀚嘉定黃蘊生博大嚴正然二公不特異其文其識見亦異是科考選庶吉士皆百計鑽謀人有爲二公地者二公棄之不顧策騎出都未幾變作後大兵下江南蘊生城守死日生起兵湖中死其節義又異天生二公砥柱三百年文運非僅一科生色也

吾邑大酉山人徐益工詩畫喜吹笛家貧餽粥不繼不以介懷常臨風按笛而妻曰瓶粟罄矣笑曰粟罄何害

悠然數弄洒洒如也尹澹如對雪有詩云惟有高人徐
西望洞簫一曲倚江樓可想其風致矣年九十餘吟寫
不衰其山水落落數筆傳者絕少儼則人家多有之今
益貴重矣高風逸致何時復見此輩人哉

東鄉顧玉川偉面長髯如世所畫羽人劍客善走能日
行五百里相傳玉川少時憩山下一病道者顧之曰公
能負我上山乎玉川負之上贈以一草履自此遂善走
昔王進以善走位節度使歐陽修作五代史深嘆亂世
功名可笑若此今玉川生當盛世雖無其遇然以善走

出入貴人門下貴人爭重之

天香閣隨筆

四

粵雅堂叢書

天香閣隨筆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